



◀ 情到浓时人憔悴，爱到深处心不悔 ▶

维和粽子 著

与君绝

不知与君绝
怎知爱到末路之痛
重生虐恋大戏
晋江明星写手
【维和粽子】
雄踞榜首之作

WEIHEZONGZI ZHU YUJUNJUE 与君绝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一剑穿心 / 她重生回溯十年 / 金枝变布衣

山盟海誓终成相爱相杀

少年野心 / 他只欲成就帝王业 / 至爱成死敌

无奈大业将成红颜枯

权利交易 / 斩断生死情缘 / 再相逢已是油尽灯枯
执手之时 / 也只能一句“与君绝！”



◀情到浓时人憔悴，爱到深处心不悔。▶



与君绝

维和粽子 著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与君绝 / 维和粽子著. -- 北京: 光明日报出版社,

2012.6

ISBN 978-7-5112-2637-2

I. ①与… II. ①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14425号

与君绝

著 者: 维和粽子

出 版 人: 朱 庆

终 审 人: 孙献涛

责任编辑: 庄 宁

责任校对: 张 翀

封面设计: 粉粉猫

责任印制: 曹 净

出版发行: 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(原崇文区)珠市口东大街5号, 100062

电 话: 010-67078247(咨询), 67078945(发行), 67078235(邮购)

传 真: 010-67078227, 67078255

网 址: <http://book.gmw.cn>

E - mail: gmcbs@gmw.cn zhuangning@gmw.cn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印 刷: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装 订: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880×1230mm 1/32

字 数: 290千字

印 张: 9.5

版 次: 2012年6月第1版

印 次: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2-2637-2

定 价: 19.80 元

目錄

楔子 /001

第一章

失去了公主的榮光，她依然
能好好兒活着 /007

第二章

慕陽……你真的是個十一歲的
小女孩？ /037

第三章

她狠不下心，時至今日，仍舊
對這個人狠不下心 /055

第四章

若你不信，那就要同我賭一場？ /083

第五章

有人靜靜地站在那里，好似
已站了許久時光 /095

第六章

我一到帝都就來看你，你就是
這麼迎接我的？ /111





第七章

他做什么那个没心肝的女人
都不会领情 / 129

第八章

再强悍的女子在心上人面前
也都只剩下不知所措 / 153

第九章

唇与唇之间的距离近在咫尺，
呼吸可闻 / 173

第十章

只是，羡慕而已 / 197

第十一章

他的心刹那间一疼，像是有根针
极快极狠地深深刺入 / 215

第十二章

如果我死了，你会难过吗？ / 249

第十三章

而今，我却只想握着你的手，
天荒地老 / 269

目录

終 卷 終



“除却那尊贵的身份，你其实什么也没有，慕阳……公主。”

明明低弱的声音，却又是字字铿锵。

男子拄剑而立，嘴角笑容似嘲似讽，再看不出平日里的清傲与风华，昏暗烛光下那张清俊如玉的脸颊亦越显苍白，竟无端带了几分绝境般的阴森。

“萧腾，你……”

玄慕阳僵硬地站着，只觉嘴唇开合艰难。

话音未落，已被骤然打断。

“别叫我的名字，你不配……”

剑锋铮的一声从地上划起，冷月辉光一闪，已挟着杀气架在了她的脖子上，寒意透过剑身传到玄慕阳的颈间，冰寒森然，一如男子出口的话。

“我萧腾和你玄慕阳早已恩断义绝。”

“为什么……”

玄慕阳张口，却不知该说什么。

她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虽然萧腾一向对她不假辞色，可也不至

于兵戎相见，更不会这样字字诛心。

她不想听，那残酷的话还是清晰地、缓慢地、深刻地刺进了她的耳朵，像一把沾满恶意的刀，挑了身体最柔软、最脆弱的部分，一刀刺入。

颈间冰凉，心口亦是一片惨寒。

她真的未曾想过，会有这么一日，她和萧腾需要以这种方式面对。

耳畔自己的声音，已经全没有平日的冷静锋锐，甚至带着莫名的颤抖，以致语不成言。

“为什么？哈哈，你问我为什么？”

萧腾握剑大笑，似乎是气急，随即断断续续地开始咳嗽。

他看着玄慕阳的眼神冰冷得不带一丝柔情，墨黑而深邃的瞳孔中只有仿佛已深入骨髓的寒意，就好像对面的女子不是他的结发妻子而是他的杀父仇人。

玄慕阳下意识地摸出挂在颈间的小木瓶。

那里还剩下六颗莹润的红色药丸，每一颗药丸可以压制萧腾病发一次。成亲以来这么长的时日里她一直随身携带着。

但是此刻，怕是没有用了吧。

这么想着，玄慕阳的心中又是一阵剜肉似的绞痛。

只是一时的失神，颈侧的长剑已一点点逼近，划破衣领，也割裂了挂着木瓶的绳索。

玄慕阳下意识地俯身去捡，长剑划破她的侧脸，火辣辣地疼，流出的温热血液顺着脸颊上细长的伤口滑进了衣领。

她只能看着木瓶越滚越远，越滚越远，直到滚到看不见的地方。

即便伸长了手，却还是怎么也够不到，怎么都够不到……

手指缓慢而无力地垂下……

木然低下头，玄慕阳低低笑起，笑声却比哭腔更加难听，隐含着一股淡淡的苍凉和凄惶。

莫名让人绝望。

冰凉的剑锋有着一刻的颤动，但在下一刻，它仍旧稳稳地架在玄慕阳的颈边，坚定得如同它主人冷硬的心。

此刻，公主府里的火已经从前院燃到了正堂，咆哮的狂风使火势越来越不可控制。

站在半空俯瞰，府里已火光冲天，直烧到天际，滚滚浓烟遮天蔽日。

而远远看去，更是仿佛连天空都要随着这使黑夜亮如白昼的火焰尽情融化，如同凤凰涅槃，耀眼、灼热，在一瞬间爆发，抓住了所有人的视线。

没有人留意，在后院一个不起眼儿的柴房里，这座庞大华美府邸的男女主人正令人窒息地对峙着……

“咯咯——你这样心如蛇蝎的女人也会难过？”

萧腾举剑冷笑，音色冷冽中带着讽刺，喘息声越发沉重：“为了逼我就范……咯咯——我六十岁的老父给你折腾到差点儿旧疾复发……咯咯——还拿我妹妹的终身大事来要挟，害她差点儿悬梁自尽……咯咯——”萧腾握剑的手陡然一松，脸色青白地捂着胸口大口喘气。

玄慕阳霍然抬起头，颤抖的声音渐渐稳住：“萧腾，你摸摸自己的良心，我逼你是不假，但我可有伤过你家人一分一毫？”

来不及回答她，萧腾咳得越发厉害。

她试图去搀扶萧腾已然摇摇欲坠的身体。

却不想，萧腾厌恶地将她推开。

玄慕阳脚下不稳，直倒在了柴火堆中，娇嫩的白皙手掌瞬间被尖利的木屑划得鲜血淋漓。

疼，而且脏，却比不上这个男人带来的伤的万分之一……

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，她曾天真地想，即便这个男人最初并不爱她，可是时日久了，总归还是会动心的。

可笑，一切都不过是她的一相情愿。

为了他，她不惜一个人千里迢迢到昆仑山求药；为了他，她可以跪在祠堂前整整一天一夜；为了他，她可以卸下所有的骄傲，一次次委曲求全，甚至不介意他在娶自己时心里还有别的女人。

她的付出，她的妥协，她的努力，在这个男人的眼里竟然完全一文不值吗？



“咯咯——是，你没有亲自动手伤过我的家人，那些都不过是洞悉你的心思的官员所为，我没法把这笔账算到你头上，可是……”

萧腾痛苦地捂着胸口，夜色下俊美的五官变得狰狞，喉咙中挤出野兽般的呜咽：“可是，咯咯——为什么我明明都已经娶了你，我明明都答应不会再见她……咯咯——为什么你总是不放过她？为什么你还是要杀了她？为什么你还是要这么狠毒？”

玄慕阳顿时明白了萧腾态度骤变的原因，眸中温度冷却。

又是那个女人。

青梅竹马又如何，为什么他总是念念不忘？

“萧腾，我答应过你不动她，我就真的没动，你不信我，为什么你不信我？”

萧腾大笑：“可她已经死了！相信你……哈哈——相信你这个任性妄为无法无天的慕阳公主……咯咯——”

重又提起剑，他一步步向玄慕阳走来。

俊美的面容在摇晃着的火光中逐渐扭曲，曾经澄澈的眸中折射出一种幽邃难明的阴郁：“我再也忍受不了你了，我杀了你，我要杀了你，为叶笙报仇……”

近乎是疯狂般的神色。

曾几何时，温文尔雅的少年变成这副模样，究竟又是谁的错？

玄慕阳的心头一时尽是无言的荒凉。

火势急速蔓延，从正堂直烧到后院，如同索命的女鬼挟铺天盖地之势席卷而来。

火，到处是火光，梁椽被烧着，连着屋顶掉落，随处可以听到人们慌乱的脚步声，或救火，或奔逃，无数的珍奇付之一炬。

与此同时，火焰蜿蜒肆意，火舌妖娆舔舐，烈火仿佛已化身一只发了狂的凶兽，不计一切地毁灭眼前的一切，就连被遗忘的小柴房也未能幸免。

萧腾向玄慕阳一点点逼近，重拾起的剑直指玄慕阳的心口。

她一点点后退，目之所及，艳红的火光在萧腾身后摇曳出惊心动魄

的杀意。

很想冷笑，却发现自己连嘴角也牵扯不动。

“萧腾，你是真的要杀了我？”

萧腾斩钉截铁：“是。”

说话间，剑锋重又燃起杀意，一时间杀气弥散，玄慕阳已经退无可退。

千钧一发之际，只听一道噼啪的火灼声蓦地响起。

萧腾头顶的房梁猛地摇晃起来，骤然脱落，正对着毫无防备的萧腾的头部砸来。

玄慕阳顿时脑中一片空白，害怕与思考全然遗忘于脑后，她几乎是本能地扑向萧腾。

萧腾手中的长剑已无法收回，反射性地直直刺进，尖芒透过玄慕阳身体的另一侧探出，毛骨悚然的声音。

刹那，大量的鲜血溅涌，艳红的色泽浸透了玄慕阳的胸口，也浸透了近在咫尺的萧腾的长衫。

几乎同时，房梁重重地砸在了玄慕阳的背脊上，发出骨头碎裂的声响。

一瞬间的寂静。

火焰燃烧声，人群喧嚣声，脚步声都渐渐远去，狭小的木屋里再也容不下任何的声音。

剑从玄慕阳的身上拔出，飞溅起一道绚烂的血花。

她软绵绵地瘫倒在地上，发丝披散，瞳孔散乱，身体的力量流失得越来越快。拼命睁大的眼睛里腾起一片血雾，耳边嗡鸣轰响，只能隐约看见萧腾反握住剑柄，刺向自己的胸膛，眼神哀伤而绝望……

心口撕裂般疼痛，她再也无力呼喊救援，只能不甘心地闭上双眼。

眼前那一片咸腥的温热，几乎灼伤了她的双眼。

玄慕阳的世界就此轰然倒塌。

然而，就在生命终结的最后时刻，她的耳畔竟轻响起悠远的古琴声。

仿佛时空倒回，她看见那一袭紫衫的绝尘少年坐在密林深处，气质若山间泉水般清澈高洁。墨色的眸中波光微漾，纤长的手指优雅地拨弹出缥缈天乐，凝绘成一幅让她此生难忘的画卷。



那时，玄慕阳从未想过这一曲竟成了她这富贵一生的丧魂乐。

曲至高潮，乐声渐浓，意识溃散，渐渐地连她最后一点儿知觉都逐渐化成了灰烬，尘埃般，消散在满天烟光的红尘之间。



第一章

◀ 失去了公主的荣光，她依然能好好活着 ▶

天祭五年，叶良城，七夕日。

已经沉下来的暮光余晖中，点点灯光点缀着湖面，如镶满了碎钻的玉带，盛放着如许美丽的青春与年少。

天色还未彻底暗下，就已经有许多少女围在岸边，虽然年纪不一，但手里都捧着盏盏精致小巧的纸灯，脸上挂着少女特有的羞涩笑容，或早或晚，将手里的纸灯温柔地放入青澜江中。然后含笑凝视着纸灯穿过江雾，载着动人的少女心思一路斜漂到对岸的少年手中。

她轻轻张开五指，任由掌中柔弱的纸灯顺着天祭五年的青澜江顺流而下。湖水在晚霞的映照下波光粼粼，泛着迷人的浅银色。

007 ◀

“阿阳，该回家了哟。”江岸边的人流渐渐稀少，温婉的女子自江边走来，声音愉悦。

她没有回应，只是若有所思地望着江面上隐约的倒影。

微圆而有些胖嘟嘟的脸颊，一双清澈的眼睛亮若晶石，朱唇小巧，和五官搭配起来却有一种奇特的柔美，后脑上扎着两个俏皮的牛角辫，显得天真又可爱。

被称作小阳的女孩缓缓回神，声音平静道：“我知道。”

她就是玄慕阳，或者现在应该叫她慕阳，

被萧腾刺死的那一天，她二十一岁的生辰刚刚过去不到一个月。

没错，其实她已经死了。

只是她不仅没能饮尽孟婆汤在轮回道中再世为人，反而回到了十年前，天祭五年。

而这具身体的主人，也是十一岁。

说起来也不过只是半年而已，关于慕阳公主的一切对她而言已恍如



隔世。

回想起半年前，刚刚经历过死亡而苏醒的自己，看着不仅没死，还缩小了整整十岁的陌生身体，心口冰凉，甚至连痛骂荒诞的力气都没有，恨不能再次扼死自己，让一切回到正轨。

而如今已经不会再有这样的念头。

不论如何，她没有堕入地狱，而是带着这缕早该泯灭的幽魂重又回到了这里，那么她就该好好儿活着，同样的过错一次足够，她已不想再重蹈覆辙，亦不想再回顾。

眉目如画般的女子走近慕阳的身边，一身鹅黄的裙装更衬得身姿婀娜，面容秀丽。

“阿阳，灯已经放过了，天色也不早了，和长姐一起回家，好吗？”女子轻轻挽住她小小的手，手指间柔软而温暖。

“今天是七夕。”

慕晴半垂下头，黑亮的发丝拂过面颊，疑惑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掸了掸因为放灯而略染尘土的袍子，慕阳淡淡道：“你忘了？今晚是母亲的忌日，慕岩不会希望看见我的。”

她的新身份是叶良城布商慕岩的二女儿，准确点儿说是庶出的女儿，慕阳的娘亲在生慕阳的时候难产而亡，故而慕岩一直不大喜欢这个女儿，而继室柳氏又是个笑里藏刀、善妒霸道的性子，尤其替慕岩生了个儿子后越发不知收敛，连带着慕晴的日子也不大好过。

“阿阳……”慕晴皱了皱眉，对于慕阳直呼父亲名讳的行为有些不满，但最终她还是没责怪什么，只是固执地又问了一遍，“和长姐一起回家，好吗？”

慕阳眨了一下眼睛，道：“今晚我想去逛逛可以吗？”

“那，要不要姐姐陪你？”

“我一个人不会有事的。”慕阳神色仍旧淡淡，连她自己都没有发觉，那眼神不自觉地透着几分疏离。

不知是不是错觉，慕晴总觉得自从半年前慕阳落水昏迷再醒来记忆全失后，就总有哪里不一样，不再爱同巷弄里的其他孩子玩耍，不像过去那般日日咒骂继母和弟弟，反而常常坐在一处发呆……

起初她以为是慕阳病了，还担心了好久，但不久发现，除了在发呆之时，慕阳很多时候反倒比她这个姐姐还显得成熟……换成半年前，听见这样的话慕晴是绝对不会让慕阳出门的，可是如今……

“等等。”慕晴追上慕阳已离去的步伐，温软的口气里带着妥协，“阿阳，记住，不管多晚，长姐都会在后门为你点一盏灯，只要你在门口吹灭了灯，长姐就会帮你开门。”

慕阳的脚步顿了一下，轻声道：“知道了。”接着头也没回，顺着青澜江已被暮色染透的湖面逐渐走远。

暮色沉沉，地平面浓重的红光中，无数的纸灯顺流而下，在最后一抹嫣红里化作转瞬即逝的荧光，跌落江流。

略略停下脚步，慕阳已经找不到自己放入的那盏纸灯。

知道了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，她未曾想过去改变，但到底还是有些压抑……不知道那盏纸灯最终会落进某个少年的手里还是干脆沉入江底？

叶良城外，天葬山。

粗短的手脚在攀爬时极难用力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慕阳才从石缝中攀上高台。

她在高台上歇息了片刻，然后从旁边山涧步入石洞中，向西直行。

百步后，石洞豁然开朗，一阵清风扑面而来，入眼的是一块天然谷地。

放眼望去，满眼的荧荧碧绿随风摇曳，夜色浓稠，连成一片墨色，叫人分辨不清。

轮廓模糊的竹屋隐没在碧绿之中，隐约可见清冷的烛光跳动，亦如神怪传奇中那一座座竹林精舍，些许神秘，些许迷幻，只觉清幽中淡淡竹节的清香游荡鼻端。

慕阳轻掸了两下地面，就地坐下。

过了一会儿，有人也坐到她的身边。

慕阳从怀里摸出两本线装的书递给人来，习以为常道：“喏，这是最新的话本。”

少年盘膝坐着，眸中白雾散去，淡漠到好似没有表情的脸上露出了几分并不相宜的喜色：“谢谢！”接过便如痴如醉地捧卷读了起来。

见此，慕阳也并不急切，干脆就抱膝望着远处。



失去公主的荣光，这半年的时间并不好过。

慕阳本以为自己会被这样的生活逼疯，但她还是小看了玄家人的忍耐力，即便落魄如此依然能活得好好的，只不过不再像以前那样锋芒毕露罢了。

所以萧腾说得并不全对，有权有势的时候她的确骄纵蛮横、仗势欺人了一点儿，可那时她不过是因为父皇的宠爱而有恃无恐，性子才如此肆无忌惮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少年摩挲着书册放下，清冷的声音不甘心地响起：“下面没有了么？”

“老板说下个月才会到货。”

略带失落的应声：“哦，我去拿东西给你。”

“等等。”

少年驻足：“怎么？”

慕阳微笑道：“不用拿那么多了，一颗足以。”

点了点头，少年步履飞快地掠回竹屋，不久取了两颗晶莹剔透的珠子放在慕阳手里。

垂头看着掌中明明价格不菲却被人拿来随意偿付报酬的玲珑珠，慕阳默算，加起来约莫已有十来颗了，抬眸看了一眼眼前面容苍白却容颜精致浑不似人的少年，慕阳难得地生出一丝心虚……前世今生加起来她都从未见过这么好骗的少年。

此处在她离世前原本是皇室三年前发现的一处静养之所，十年前应该是无人得知的，因而她才会想来看看，未料在此地遇上这样一个奇特的少年——自出生便没有离开过的少年对传奇话本有一种别样的嗜好，于是他们达成了协议——每过一个月，慕阳送来几本传奇话本，少年用珠子来交换。

不知不觉已经过去四五个月。

慕阳想了想，把珠子又塞回少年手里，在他疑惑的目光下，钩了钩嘴角，慢慢道：“这珠子叫玲珑珠，是西海的一种极珍贵的珠子，其实比那话本价值高得多，以后你不用给我了。”

少年一愣，随即笑道：“我觉得值。”

这下愣住的却换成了慕阳，未等她再开口，少年又从竹屋里端出了一碗清汤寡水的素面。

面上仍冒着丝丝热气，只是透过清澈的面汤，不难发现这面条里夹杂了数根尚未煮熟的面丝，而另有几根则是熟得过了头，已然有些烂了。

慕阳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少年将碗轻轻地放到她的面前，略显生硬地解释道：“我生辰时师傅会为我做一碗长寿面，我也想试试。”声音不大，却微微透出一丝期待。

“生辰？”慕阳呆了一刻。

少年笃定地点头。

我的生辰何时改到了七夕？

不，不对，慕阳这才忆起，七夕生辰的不是玄慕阳，而是慕阳，只是……他怕是不知，这一天不仅是慕阳的生辰，也同样是慕阳娘亲的祭日。

所以哪怕是平日里最疼她的姐姐，也会有意无意地遗忘。

慕阳一只手端起碗，一只手拿筷子，轻轻吸了口面。

“嗯——”少年垂在身侧的手不自觉地攥紧，“这面……”

她放下面，笑道：“很好吃，谢谢。”

其实面的味道不过一般，尤其是对于曾尝尽珍馐的玄慕阳来说。

只是，好像从来没有人特地为她做过吃食。

不，似乎也是有的。

记得年幼时，出身贫寒的乳母也曾学着为自己的孩子那般，给她做过一些带有祈福意味的民间吃食。只不过，结果却是被她一掌打翻。

好像就是从那之后，再没有人敢为她做那些多余的事情了。

也许是报应。

她费尽心力学会为萧腾做羹汤、熬草药，可是只要萧腾知道那是她经手过的东西，即使再病重，也不肯沾染一口，仿佛一旦吃了就要了他的命一样。

其实她也只不过是加过一次催情的药罢了，但是萧腾怎么不想想，又哪里有成亲将近一年还没有圆房的夫妻呢？

一直以来，萧腾都畏她如蛇蝎，可是说到底，她又究竟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？

这样的问题终究是没有答案的，慕阳垂下头，一口一口地吃起热腾



腾的面。

面虽然只是一般，但她确实是饿了，只过了一会儿面碗就已经见底了。

少年接过她递来的碗，面色柔和，直接坐在边上，声音清澈微寒：“不要珠子，你下个月还来吗？”

慕阳点头，笑道：“来。这里这么美，为什么不来？”

那些珠子原本也不是为了她自己，慕晴和对面打铁铺子的刘二哥青梅竹马，早已情投意合，慕岩却嫌弃刘二哥家贫，给的聘礼太过寒碜，以这一串珠子的价格，别说聘礼，就是买下慕岩的布铺都绰绰有余。

少年闻言，波澜不兴的眸子微微弯起，笑意染上，视线无着落地望着，有些赌气似的喃喃道：“总是我一个人……好寂寞啊……”

然而慕阳终究还是食言了。

天祭五年秋，自都北郡车玉城瘟疫沿青澜江流向开始蔓延，速度之快，为玄王朝百年罕闻。

起初只是几个人感到乏力，身体不适，并未注意，只到几日之后，有此症状之人接连暴毙，这才引起了当地官员的注意。

只是，为时已晚，患病人数逐渐增加，范围也由车玉城扩大到了相邻的几座城池……

一时之间人心惶惶，青澜江边所有城池一律紧闭城门，不许外城人进入。

知道无法再去天葬山的慕阳只是略略有些惋惜，然而更多的却是无奈。

这场瘟疫她知道，却无力回天。

即便官府下了严令不准妄议瘟疫，城中仍旧是一副愁云惨淡的模样，家家户户闭门不出。

如此一来，慕岩的布铺生意也大大受到了影响，毕竟他做的不是达官贵人的锦绣绸缎生意，此时人人提心吊胆，老百姓家个个担忧瘟疫来袭，又怎么顾得上再去买布？！

窝了一肚子火的慕岩自然不会责骂他的宝贝儿子，便随便寻了由头将慕阳、慕晴骂了一通，大意是觉得自己养了两个不事劳作的赔钱货，